

《民族文学》蒙古文版、藏文版、维吾尔文版创刊十周年·细雨润无声

□次仁罗布(藏族)

时间像阵风,悄无声息中吹走了10年的光影。回溯这10年的时间,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上,有一件事是值得我们回忆和礼赞的,那就是《民族文学》蒙古文版、藏文版、维吾尔文版的创刊。现在回看这10年,《民族文学》三种少数民族文字版为少数民族作家打开了一扇窗子,让他们看到了文学叙事的多种可能性,更深入地了解文学是怎样表达情感及主题的;也为母语读者送去了丰盛的精神食粮,让他们读到世界各地优秀作家的文学作品,也了解了边地作家的最新创作。这极大地满足了母语读者的阅读渴望,让他们了解了中华大地上不同民族人民的生活状态和思想情感,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和包容。

我自己也是一个很幸运的人,见证了《民族文学》三种少数民族文字版最初创刊的过程。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中国作家协会在鲁迅文学院办了一期包含全国56个民族学员的作家班,我是作为藏族作家的代表参加的。更出乎意料的是,在鲁院导师通过抓阄来选择自己的学员时,时任《民族文学》主编的叶梅老师,选上了我和来自云南普洱市文联的李梦薇,我们成为了叶梅老师的学员。这是一种缘分,使我跟《民族文学》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叶梅老师那时特别忙,在办好《民族文学》刊物的同时,筹备着蒙古文版、藏文版、维吾尔文版的创刊事宜。在各方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政策和经费落实到位,只待《民族文学》少文版的正式刊出。

记得是2009年10月的周末,我们接到叶梅老师的电话,要我们前往后海的《民族文学》编辑部,参加《民族文学》少文版创刊的一个小型座谈会。贺西格图、阿拉提·阿斯木、李梦薇和我一同前往。我们在幽深的小巷里找到了《民族文学》编辑部,这是一座令人难忘的合院,在这里我感受到了北京古老的气息,体会到了时光的荏苒,感受到莫大的亲切感。当时参会的,除了《民族文学》的各位编辑外,还有藏族作家降边嘉措和几位出版人。在这次座谈会上,叶梅老师给我们详细讲述了党和政府对这项工作的高度重视和经费上的支持,希望我们这些作家翻译家以后全力支持《民族文学》少文版。我们也分别简短地谈了《民族文学》少文版创刊对于促进民族地区母语文学繁荣发展的重要作用。之后,看到印刷精致的《民族文学》少文版,我心里的喜悦是无法言述的。

后来,我从鲁院毕业,时常能接到叶梅老师和杨玉梅编辑的电话,让我给刊物推荐翻译人员,并谈谈刊物的读者反应情况。我竭尽全力将西藏的许多翻译家推荐了过去,也将读者的一些意见也转述了过去。说是意见,其实都是从文字和语言的规范上提出的一些设想。藏区分三大方言区,起初的翻译有一些方言上的差异,造成阅读上的障碍。后来这种状况慢慢地改变了过来,可能是各方方言区的翻译家们开始注意这些问题,从而以更规范的藏语进行翻译的结果吧。

我也时常收到藏文版的《民族文学》,每次都要撕开包装袋,打开来看看目录,一些中国最优秀的作家名字赫然在列,他们最新的作品在第一时间被翻译成了少数民族文字,使得母语读者和作家及时读到这些佳作。没有了时间的间隔,没有了文字的障碍,尽情享受这些优秀作品提供的强大能量。这是《民族文学》少文版给予我们的最好馈赠。

从另外一点来说,《民族文学》少文版的推出,也增进了各民族作家之间的交流和理解,从而达到共同的进步。之前,西藏作家班丹接到《民族文学》的翻译任务,翻译了一篇儿童文学作品。当他完成任务,把作品发过去之后,依旧沉浸在那篇作品之中。有次,我们西藏的作者聚会,班丹提到了这篇作品和作者,我跟他讲,这是我鲁院学习时的同学,他就跟我要了作者的电话,说一定要跟这位作家联系,听她讲述创作的初心和过程。之后,班丹真的打了电话,相互之间进行了很深入的沟通和交流。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无需赘述。

总之,《民族文学》蒙古文版、藏文版和维吾尔文版,从创刊至今已走过了10年的旅程。从最初的摸索,到现在的栏目一应俱全,《民族文学》的编辑们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正因这种勤恳、无私、奋斗,《民族文学》少文版成为读者、作者心目中的一盏明灯,引导着他们的精神世界,启迪着他们的心智。

草原的色彩

□锡林巴特尔(蒙古族)

蓝色大调 ——写给黛海

黛海的寂静 经过挣扎努力后,我们没有找到夏天的人场券 等待或祈祷着什么 牧人把心撕成碎片 也不会把痛说出来 其实他们的眼睛在控诉 失去季节的遗憾 没有雷声的天 开口

失去了季节,就像 没有了天空 辽阔的绿浪虚幻涌现 像退潮的海,空荡无措 游牧的心 像返青的羊 吃着泥土中的草根 干枯地跳动

往日不在意的蓝色大调 成为了苦苦祈祷的佛容 不知是拒绝还是厌倦 夏天到来之前的那个季节 映照蔚蓝天空和候鸟的

青色韵律 ——写给草原的秋天

一湾圣水 等到何时才能 让我们珍惜 季节拉长了节拍 伸展着窈窕身材 疯长 即将迁徙的候鸟 在晴朗宽阔的天地间 灵动

草从拥着 奉献出心灵的果实 开始更换 饱经岁月风霜的衣裳 从容地走向 一年一度的 干枯和死亡 爱伸展着翅膀 在风的律动中 逍遥 云朵变幻着姿态 手拉着手踟躇着 青色的韵律 去寻找那颗 整夜未眠的星星

别样的传奇故事

——评光盘长篇小说《失散》 □陈霞

湘江战役是攸关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重要一战,瑶族作家光盘的长篇小说《失散》,对湘江战役进行了生动的书写。小说没有从正面描写湘江战役的全貌,而是另辟蹊径地选取了三个有代表性的故事展开叙述,每个故事独立成章,但故事之间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红军战士谢全富在战斗中负伤昏迷了过去,村民唐久权将谢全富带回家养伤,唐久权的目的是把谢全富卖给军警唐友苟——只有四肢健全的红军才能卖个好价钱。军警唐友苟转手就以收购价的三倍价格把谢全富卖给了地主刘炳生。谢全富的传奇经历也由此展开。在地主刘炳生家,还有四个与谢全富遭遇相似的人——王国礼、陈厚泽、李润林和谢天寿。他们都是湘江战役中与部队失散的红军战士。王国礼是这几个人中比较特别的一个。为了重获自由,王国礼参加民团成为唐友苟的跟班,甚至不惜入赘了位寡妇。在谢全富等人眼里,王国礼的所作所为令人不齿,他背叛了红军、背叛了信仰,他简直可憎至极。王国礼新婚之时,向谢全富坦白了一切。他之所以这样卑贱地活着,是为了寻找一双藏有重要情报的绣花鞋。可惜王国礼终其一生都没有找到这双失落的绣花鞋。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大量招兵,李润林和谢天寿由于身体原因最终选择了回乡谋生,陈厚泽稀里糊涂地被拉去当了国民党兵,最后战死沙场。谢全富在寻找红军未果的情况下,再次回到刘炳生家,最后在刘炳生的撮合下娶了刘炳生的丑侄女,并成为了当地地主。这群与红军失散的战士们,他们的遭遇是具有时代典型性的。这群在枪林弹雨中走过的战士们,离开了熟悉的部队重新做回老百姓,对他们来说是具有挑战性的——这种回归充满了无奈和历史偶然性。但红军为老百姓服务,让穷人过好日子的理念一直陪伴着这群特殊的战士们。解放后,这群失散的战士们都拒绝了国家补助,因为他们感觉惭愧,他们没能成为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因为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守住自己的信念,用那颗赤诚火热的心对抗岁月的侵袭。

第二个故事,讲述的是湘江战役中与部队失散的国民党军官吴之顺,还有一个红军战士谢天来。

谢天来和吴之顺在湘江战役中受伤昏迷,他们被蒋家村的医生蒋述德救治。两个人身体恢复后,吴之顺带着千方百计抓活的谢天来回到国民党军驻地,他将谢天来当作重回军营升官发财的筹码。滑稽的一幕出现了,等待他的是勒令离开——吴之顺作为战争阵亡人员,抚恤金已经下发完毕,而现在的吴之顺腿瘸了,不适合留在部队了。回到故乡后,吴之顺成了多余人。他开始怀念蒋家村,怀念那个充满人情味儿的穷乡僻壤或者说他想念蒋述德和谢天来。最后,他变卖了自己的财产,来到蒋家村定居,他成为了蒋家村的裁缝。

这个有关失散的故事很具有颠覆性。战争改变了谢天来和吴之顺的命运,两人在湘江战役中受伤致残,命运也因此遭到改变,他们都偏离了自己的人生轨迹,而蜕变最大的是吴之顺。我们看到了一种价值观对另一种价值观的同化。在历经妻离子散和被迫离开部队后,吴之顺幡然醒悟,他追求的功名利禄不过是过眼云烟罢了,家庭亲情在金钱面前不堪一击。而与他毫无血缘关系的蒋述德和谢天来给予了他无限的温暖。他被蒋述德和谢天来的价值观打动,他们的善良、无私、为他人谋福利的精神不断影响着他们。

蒋述德、谢天来和吴之顺代表不同阶级,这些人在特定历史时期,成为彼此生命的一部分。吴之顺由一名国民党军官转变为裁缝,这种身份的转换是具有典型性的。吴之顺的蜕变是历史形势所趋,只有真正忘我的人才能融入到人民群众中去。

第三个故事的主角既不是红军战士,也不是国民党士兵,而且一个美丽的姑娘。

“月亮”是镇上出了名的美人,她本该欢喜喜嫁进桂林城,衣食无忧地过完她的一生。天有不测风云,月亮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抢亲,惊慌失措的月亮被一群红军战士搭救,带头的是一位连长。月亮悬着的心还未平复

就收到了连长与战士们牺牲的噩耗。她跌跌撞撞来到扔尸体的井边,决定在井边定居,为牺牲的连长和战士们守灵3年。这个惊世骇俗的决定,使月亮的婚事告吹了。日子就这样平淡地进行着。解放战争胜利了,月亮平淡的生活开始出现涟漪。月亮守候了10年的连长从天而降,月亮蒙了,连长蒙了,所有人都蒙了。月亮无法给自己的守候一个定义,似乎名不正言不顺;连长压根儿就不知道月亮的存在,他已经娶妻生子。痴情的月亮该何去何从呢?月亮没有住在井边的理由了,于是她摆了一个小摊儿,依靠卖杂货,独自度过了后半生。

月亮的人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她没有参加湘江战役,但她的人生因湘江战役而改变。月亮与人间烟火分散了,她活在了梦里,她一个人的梦里。与其说月亮痴情,不如说月亮对红军产生了超乎寻常的好感。这支部队颠覆了她对军人的认识,这些战士为人和气,军纪严明,花钱买菜买米,绝不骚扰老百姓生活……月亮对红军的这些认识,都是通过那位连长完成的。所以,月亮对红军的好感表现为对连长的用情至深。月亮痴情令人费解,如果将其理解为简单的男女情爱似乎太过肤浅。月亮执拗地守着那口井生活,她守的不仅仅是连长和牺牲的战士们,更是对理想的执著追求。这理想是月亮的一个梦。这梦是月亮理想中的生活,她期待与像连长这样的人共度一生。从某种意义上说,连长在月亮心目中不是人,而是红军的化身。

以上是《失散》讲述的三个故事,不得不承认,光盘是个讲故事的高手。他从不同阶层的人物入手,通过人物遭遇侧面烘托湘江战役的残酷、惨烈;作者更多关注的是战争过后小人物命运的改变。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都暗藏其中。在特定历史语境中,人物命运的改变充满了戏剧性。湘江战役已经过去85年,这场战役的亲历者所剩无几,但历史是不能被遗忘的。这群特殊的战士们,默默无闻地坚守着自己的初心,这不也正是共产党人的坚守吗?

第一感受。暖色,是吴颖丽诗作的审美基调。《冬天里的想象》等作品,都是有温度、有暖色的。她的诗总是体现出对光明和希望的永恒追求。她的精神世界是阳光的、积极的、健康的、向上的,因而她所营造的诗歌世界也是温暖的,有时甚至是热烈的,总是透着一股春的暖意,给人以希望和信心。

学者研究表明,“知性”是达斡尔族文人士诗歌的重要特征。从自然中获得启示,从日常生活中体会哲理,并做出诗意的哲思表达,甚至是形而上的追寻,是吴颖丽诗歌知性美的特征。《薄薄的一程》等诗作中,都充分凸现了诗人对知性美的追求。

增强音乐性是诗歌获得形式美感的重要途径。达斡尔民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达斡尔族的民间音乐有山歌、对口唱和歌舞等多种形式,以热情奔放、委婉多变、节奏鲜明、节拍严正见长,其歌词具有与生俱来的音乐性特征。吴颖丽的诗歌继承了达斡尔民歌的音乐性,兼具诗歌内在音乐性和外在音乐性之美。在内在的情感律动上,其诗歌内容本身具有的情感起伏,形成其诗歌音乐美的主旋律;而在其诗歌表现形式上,重章叠句,循环往复,一唱三叹,具有优美的音乐节奏。这样的诗性特征,在她的《原乡人》等诗作中均有鲜明体现。

吴颖丽的诗歌创作有着多方面的艺术探索,并初步形成了一定的风格,但在题材的深入挖掘、思想的深度广度等方面,仍需进一步提升。相信通过持久不懈的努力,吴颖丽会创作出更多无愧于达斡尔民族、无愧于呼伦贝尔草原的佳作。

那棵来自达斡尔民族的向日葵

——读吴颖丽的诗 □范希春

每一个民族,总会有一些作家、诗人、歌者,为本民族代言,表达本民族的情感和诉求,唱出本民族人民的心声。吴颖丽,就是这样一位达斡尔民族诗人。

追溯达斡尔民族历史,礼赞达斡尔民族文化,歌唱达斡尔民族日常生活,是吴颖丽诗歌创作的重要主题。这在其它饱含深情的《一个热爱太阳的民族》《白那查》等诗作中都有充分的体现。在《达斡尔·特日格》中,她这样写道:“初识你/是骑在那匹小马上/听着爷爷絮絮地说/要记住啊/它的名字叫勒勒车/也叫做达斡尔·特日格/就是它/曾驮着达斡尔人过生活……”在这些抒写达斡尔民族的诗中,诗人坚守民族文化立场,以民族诗人的独特视角,对历史、文化、生活进行诗意的表达,探索其中蕴含的民族文化的现代意义,张扬民族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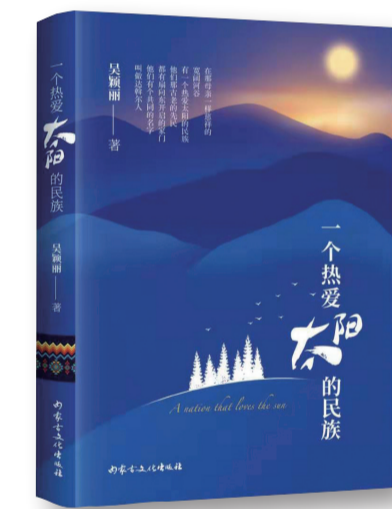
怀乡一直是诗歌表现的主题。吴颖丽的祖辈一直生活在呼伦贝尔草原,她本人也出生在那里,并在那里度过了她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那里是她放飞梦想的地方,也是她精神的故乡,更是她安放心灵的地方。正如她在诗集《我在云上爱你》序言中所写,呼伦贝尔草原,“那是我最初的所来之地,也将是我最终的皈依”。她的诗作《我和你》——一个牧人的情话就是最好的证言:“我是茫茫的草海里/渺如尘埃的牛羊/我是荏苒的时光

中/逐草而居的牧人/而你,用苍莽的穹宇/教会了我虔诚敬畏恭敬汲取/于是/我知道/你,才是我最终的皈依”。作为一个生活于现代都市的人,吴颖丽的诗超越了她的生存环境,而赋予她的民族和草原以新的意义,是一个真正的草原人在用诗的语言来展现民族精神和草原文化。书写呼伦贝尔草原游子共同的乡愁和怀想。

缘于女性对爱的向往,爱情诗往往在女性诗人的作品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同样,爱情诗也是吴颖丽诗作中最感人的部分,但吴颖丽的爱情诗诸如《和你在一起》等,超越了自我的简单感受,进入了一种大爱之境。这些爱情诗,时而热烈,时而肃穆,时而柔情似水,时而执著自持,令人难以忘怀。

同样地,描写祖国山河的家国之作,诸如《玉龙雪山》:“真想/成为你啊/或者/就只是你/巍峨的山巅上/那一颗小小的雪粒//有时,云蒸霞蔚/有时,碧空如洗/有时,剔透晶莹/有时,峰峦叠翠……”她的这类诗作,寓意的对象是多元的,读者可以从多个维度去理解。但有一点却是明确的,那就是作者的深情大爱——家国情怀。

追求光明、伸张正义,批驳不公和丑恶,是吴颖丽诗歌创作的另一个重要主题。如此之丰富的题材元素集中在一位



诗人的作品中,说明她的生命是饱满的,她的灵魂是丰盈的,她的情感是充沛的,她的创作是有生命张力的。

在长期的诗歌创作中,吴颖丽形成了清新自然、纯净优美、知性率真的艺术风格。她的《安宁》《落雪的小镇》《一颗小小的露珠》《最美的凋落》等诗作,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都是透明的、纯净的,有一种清澈如水、纯净如天的美感。而她的诗情表达,则是真切、平易、纯真的,正如王国维所说,“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温暖,是吴颖丽诗作传达给读者的

“大美青海”成就展开幕



本报讯(记者 明江) 11月1日,由国家民委主办的“美丽中国·和谐家园——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社会文化系列展”之“大美青海——新中国成立70周年青海民族自治地方发展成就展”,在民族文化宫隆重开幕。国家民委党组书记巴特尔与到场嘉宾共同参观了成就展。青海省委书记王建军、省长刘宁出席开幕式,国家民委副主任郭卫平、青海省委常委公保扎西出席并致辞。

郭卫平在致辞中指出,“美丽中国·和谐家园”系列展是国家民委重要的品牌展览活动,通过图文并茂、影像视频等展览形式,生动展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少数民族、民族地区、民族关系、中华民族面貌发生的历史性巨变,展示党的民族政策的成功实践,展示“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时代风貌。

70年风雨兼程,70年砥砺前行。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和亲切关怀下,青海省委、省政府团结带领全省各族干部群众不断砥砺前行、开拓创新。此次“大

美青海”展览分为“光辉照耀”、“跨越发展”、“生态优先”、“团结进步”、“脱贫攻坚”、“再铸辉煌”6个部分,通过大量珍贵的图片、实物、文献资料、数字图表以及文字解说,集中展示了青海70年来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全面展现了青海600多万各族高原儿女幸福美好的现代生活和全省各族人民团结和谐、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

成就展现场,青海各市、自治州同时开展了主题日活动,包括文艺演出和产品推介等活动,全面展示了青海多元的民族文化、独具特色的生产方式、多彩的民族风情和大美的自然风光,着重突出了生态文明建设、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文化旅游、有机农牧业、特色产业和脱贫攻坚工作取得的成效。此次成就展将持续到11月9日。

